花蓮在地文學作家圖像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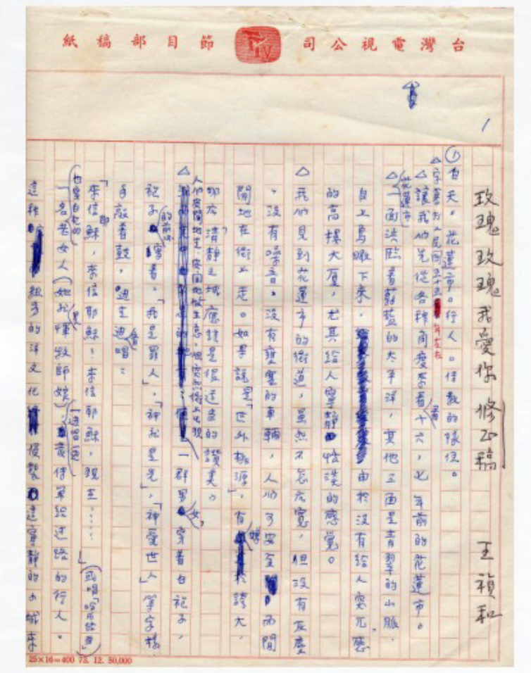
悲喜人生

王禎和的小說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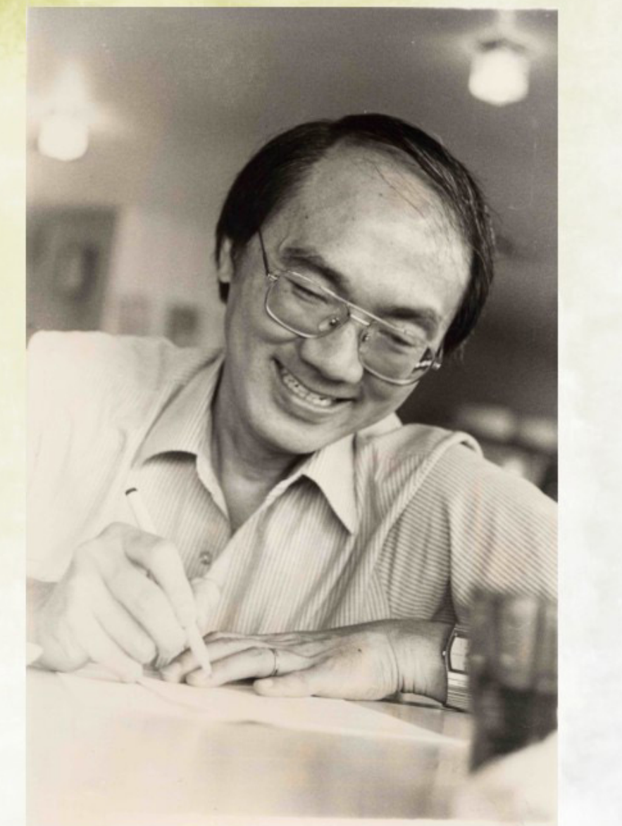
《現代文學》雜誌社新店出遊，王禎和(後排左二)，白先勇(後排左四)。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

王禎和與張愛玲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

王禎和與白先勇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



《玫瑰玫瑰我愛你》手稿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

簡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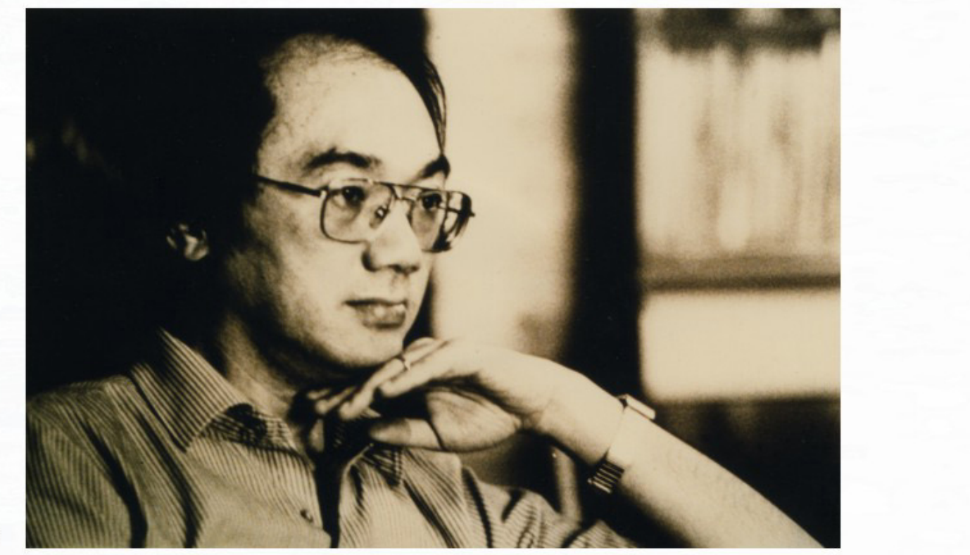
王禎和(1940-1990)，花蓮人，18歲以前未曾離開家鄉，花中畢業後考進台大外文系。大學時期在白先勇、歐陽子等人創辦的《現代文學》擔任編輯並發表作品，其中短篇小說〈鬼、北風、人〉受到張愛玲激賞；曾在1961年張愛玲訪台遊花蓮時負責招待。畢業後曾任花蓮中學英文教師，婚後進入台灣電視公司任職，並曾在美國愛荷華大學國際作家工作坊研究一年。

王禎和作品擅長描寫小人物，以喜劇方式傳達卑微人物內心的深沉悲傷，對人的命運和人性的卑微，有透徹的觀察與同情，小說中語帶嘲諷的口吻背後，其實蘊含著無限的悲憫。文章風格受西方小說、戲劇及電影影響，故小說內涵雖深植花蓮風土人物，表現手法卻十分現代，並大量使用人物的日常用語與真實聲音來呈現故事，小說語言除夾帶國、台、英、日語外，還偶有歌譜，可說兼跨60年代風起雲湧的「現代派」和「鄉土派」兩大流派，並非單純的鄉土作家。

王禎和一生以小說聞名，共寫了二十篇，其中短篇小說〈嫁妝一牛車〉與長篇小說〈玫瑰玫瑰我愛你〉曾改拍為電影。除小說、劇本外，另有電影評論集《從簡愛出發》及訪談集《電視‧電視》等，並曾翻譯《英格麗褒曼自傳》。

1979年罹患鼻咽癌，在與病魔奮戰時仍堅守創作，直到1990年因心臟衰竭過世。其創作精神令人感佩，引人無限追思。

大事紀



溫文儒雅的王禎和先生

1940年　10月1日出生於花蓮。
1947年　就讀花蓮小學。
1954年　就讀花蓮中學初中部。
1957年　就讀花蓮中學高中部。
1961年　在《現代文學》發表短篇小說《鬼、北風、人》。
1964年　臺灣大學外文系第18屆畢業，入伍服役。
1965年　退伍，回花蓮中學擔任英語教師。
1966年　任職於台南亞洲航空公司。
1967年　轉任台北國泰航空公司職員。
1969年　第一本小說集《嫁妝一牛車》由金字塔出版社出版。
　　　　與同鄉林碧燕小姐結婚，進台灣電視公司編審組工作。
1970年　第二本小說集《寂寞紅》由晨鐘出版社出版。
1972年　應邀赴美參加愛荷華大學「國際作家工作坊」寫作及研究。
1973年　返台。轉任臺灣電視公司節目企劃組。
1975年　第三本小說集《三春記》出版。
1977年　調至臺灣電視公司影片組擔任編導，並開始在《電視週刊》長期撰寫影評，共計七百餘篇。
　　　　9月由遠景出版社出版以電視為主題的訪問集－《電視‧電視》。
1980年《香格里拉－王禎和自選集》由洪範書店出版。
　　　　因罹患鼻咽癌，返回花蓮休養。
1982年　第一部長篇小說《美人圖》由洪範書店出版。
1984年　改寫〈嫁妝一牛車〉為電影劇本並拍攝為電影。
　　　　第二本長篇小說《玫瑰玫瑰我愛你》，由遠景出版社出版。
1985年　譯作《英格麗褒曼自傳》由遠景出版社出版。
　　　　電影評論集《從簡愛出發》由洪範書店出版。
　　　　改編《玫瑰玫瑰我愛你》為電影劇本並拍攝為電影，獲金馬獎最佳改編劇本獎。
1987年　中短篇小說集《人生歌王》由聯經出版社出版。
1990年　9月3日因心臟衰竭病逝，得年五十。

資料來源「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

王禎和與夫人林碧燕小姐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

澎湖出遊全家福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

作品介紹

此書為短篇小說集。洪範版此書謹據舊本增補，收十篇，並就原刊雜誌及六、七十年代版本詳加校讐，訂正，由鄭樹森聯合葉步榮監察主其事，體例精當，內容完整，允稱定本。

此書收作者力作〈香格里拉〉、〈寂寞紅〉、〈三春記〉等五篇短篇小說為一集，加以改寫重訂的作品，字字斟酌，堅實渾成，篇篇擲地有聲，可以代表王禎和小說藝術的顛峰境界。

《玫瑰玫瑰我愛你》為王禎和生前經營之少數長篇小說，透過深入的思維與觀察，集中筆力處理一特定場景裡數小時內發生的事件，以小喻大，以短暫喻長久，更寓莊於諧，於戲謔中探索時代社會的殘缺，其用心良苦，實超越文字表面之指涉。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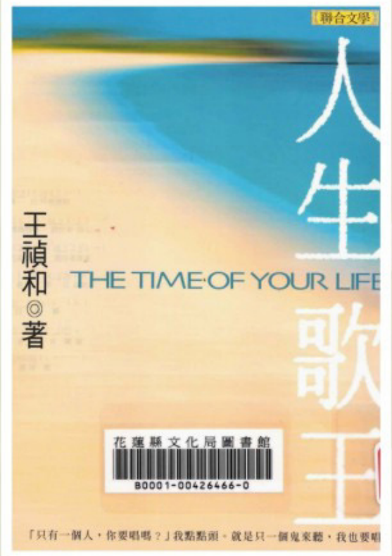
由王禎和先生翻譯的好萊塢傳奇女演員英格麗褒曼自傳。

《美人圖》為創作以來第一部長篇小說，深入描寫當前臺北商業社會的現實百態，以純樸的鄉土眼光批判浮泛無根的崇洋媚外心理，諷刺中帶著同情和悲憫，未脫王禎和一貫尖銳的筆路；而其探索的新面貌，則為作者藝術生命中重要的里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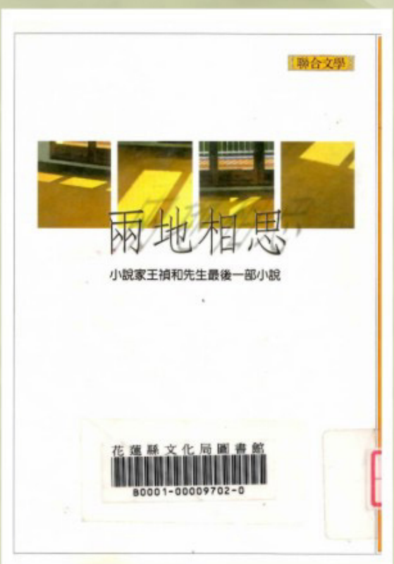
本書收錄王禎和在台視《電視週刊》內一個訪問電視圈人士的專欄文章總集結。王禎和不但是著名的小說家，也是極具深心的電視工作者。從此書，我們可以看出一個知識份子，如何從切身的工作崗位積極參與現實，改進社會。

此書為王禎和以文學精神參與電影評介工作近十年間獲取的成果，對四百部老電影提出詮釋，遂十擇其一，挑選了四十篇精品集為《從簡愛出發》，由洪範鄭重出版。作者學識淵博，心思敏銳，面對電影藝術自有其獨到的發現，縱橫出入，令人不勝嚮往。本書各篇文字均附有珍貴劇照若干，值得收藏。

藉著台灣南部一小村莊村民爭取公路局班車的事件，一連串沒有流血、暴力，充滿趣味，好笑絕頂的抗議行動，讓人如歷其境。



以一台語歌手的星路歷程為經，社會人情百態為緯，用小說形式揭示時代真實的剖切面，是難得的中篇小說佳構；本書另收錄作者的兩個精采短篇〈老鼠捧茶請人客〉、〈素蘭小姐要出嫁－終身大事〉，是王禎和最後作品的總集合。



《兩地相思》為王禎和最後一部小說作品，書中對小人物的關注、地方色彩的經營和語言的鮮活運用，都是其小說一貫的特色，而愈益成熟的敘述觀點－平行對比的電影剪輯手法，更是本書重要嘗試；對台灣當代小說的愛讀者和研究者，自有其特殊的重要地位和價值。

王禎和的花蓮魅影

林宜澐

從〈鬼‧北風‧人〉開始，王禎和持續地用文字創造一個他所記憶、理解的花蓮。這是一個複雜的實踐過程，花蓮在王禎和筆下，既有地誌書寫式的現實，也有主觀感知式的想像，to be or not to be，別說別人，王禎和自己對花蓮恐怕也跟這個大哉問一樣地困惑。這個過程一方面固然有其自青年時期即萌發的文學企圖，另一方面也是對自己成長歷史的總整理。花蓮是什麼？我是什麼？王禎和傾全力用語言文字捕捉此中幽微之處，有喜有悲，有感嘆有憤怒，個人的哲學貫穿其間，從他小說裡走出來的花蓮便與許多人的認知有隔。〈鬼‧北風‧人〉中破落的中山路底，很難讓人聯想到如今碧海藍天底下的自行車道。而這種與現實的脫鉤，似乎正是文學魅力的來源，王禎和的小說至少提醒了我們，眼見的花蓮市街底下，還有許多可供思考的肌理。

文學由語言構成，花蓮多族群的多語背景，很自然地既混淆也豐富了王禎和小說中的語言。他與楊牧都生於日治時期的1940年，但入小學就讀時卻已然是從あいうえお變成了ㄅㄆㄇㄈ的民國時代。殘留的日語印象加上周遭充斥的閩南語、客語、原住民語，來自大陸南腔北調的國語，以及台大外文系養成的流利英文，全部混雜在一起，真是叫他不困惑也難。這些來源複雜的多語狀態終歸以中文書寫為出口，如此一來，這中文很容易就大大不同於傳統表達，王禎和文學的企圖心強盛，就像波赫士所說，他阿根廷文學使用的是來自西班牙的西班牙文，卻超越了西班牙的西班牙文，王禎和的中文書寫葷素不拘，崑亂不擋，海納百川的做法呈現了多元豐富的面貌，但也凸顯了某種不知如何是好的困境。往好的方向想是實驗性強，往窘的那一頭說是摸著石頭過河，走一步算一步。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

這是當代台灣文學在語言上的一個特殊側面，跟爵士樂很像。美國爵士樂一開始是黑人混白人，後來拉丁美洲的混進來，不久日本人、非洲人、阿拉伯人等等也一一混進場，搞了個四海一家世界大同，各樂手必須在這無限的可能中尋找自己的聲音，王禎和的多語融合似乎也可以看成這樣的過程。

在知名短篇小說＜嫁妝一牛車＞中，王禎和顛覆了許多既有中文的語法，斧鑿之跡處處可見，不見得通通有道理，但從頭到尾卻顯現出一種理直氣壯的架勢，當然也流露出那個不確定的現代主義年代普遍被承認的文學質感。略舉名句一二：「有錢便當歸鴨去，一生莫曾口福得這等！」「興高了很有一回，就很生氣起自己來」，真是一高興起來，名詞形容詞都可以當動詞用，字裡行間隱然有某種自由乃至於叛逆的灑脫。對認真的文學讀者而言，這文本所提供的思索難度足可以撐起閱讀的快感。

我衷心希望這種語言的描摩，能成為一種書寫花蓮時曾經出現過的經典。就像爵士樂歷史中不時出現的怪咖：你不一定認同或欣賞Thelonious Monk的鋼琴風格，但只要聽過，一定難以忘記他怪異的和聲。爵士樂正是在這樣的基礎上不斷往前走，文學中的花蓮也會以同樣的方式，在各種文本中越來越豐富多元，王禎和在這件事上的確為我們打了先鋒。